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

烏程嚴可均校輯

傅咸二

議立二社表

祭法、王社太社、各有其義、天子尊事宗廟、故冕而躬耕、躬耕也者、所以重孝享之粢盛、致殷薦于上帝也、穀梁傳曰、天子親耕以供粢盛、親耕故自報、自爲立社者、爲籍田而報者也、國以人爲本、人以穀爲命、故又爲百姓立社而祈報焉、事異報殊、此社之所以有二也、王景侯之論王社、亦謂春祈籍田、秋而報之也、其論太社則曰、王者布下圻內爲百姓立之、謂之太社、不自立之于京都也、景侯此論據祭法、祭法、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景侯解曰、今之里社是也、景侯解祭法、則以置社爲人間之社矣、而別論復以太社爲人間之社、未曉此旨也、太社、天子爲百姓而祀、故稱天子社、

郊特牲曰天子太社必受霜露風雨以羣姓之衆王者通為立社故稱太社也若夫置社其數不一蓋以里所為名左氏傳盟于清丘之社是衆庶之社既已不稱太矣若復不立之京師當安所立乎祭法又曰王為羣姓立七祀王自為立七祀言自為者自為而祀也為羣姓者為羣姓而祀也太社與七祀其文正等說者窮此因云墳籍但有五祀無七祀也案祭五祀國之大祀七者小祀周禮所云祭凡小祀則毳冕之屬也景侯解大厲曰如周杜伯鬼有所歸乃不為厲今云無二社者稱景侯祭法不謂無二則曰口傳無其文也夫以景侯之明擬議而後為解而欲以口論除明文如此非但二社當是思惟景侯之解亦未易除也前被敕尚書召誥乃社于新邑惟一太牢不立二社之明義也案郊特牲曰社稷太牢必援一牢之文以明社之無二則稷無牲矣說者則曰舉社則稷可知苟可舉社以明稷何獨不舉一以明二國之大事在祀與

戎若有過而除之不若過而存之況存之有義而除之無據乎周禮封人掌設社壝無稷字今帝社無稷蓋出于此然國主社稷故經傳動稱社稷周禮王祭社稷則絺冕此王社有稷之文也封人設社壝之無稷字說者已爲略文從可知也謂宜仍舊立二社而加立帝社之稷晉書禮志上宋書禮志四通典四十五太康九年詔曰社實一神其并二社之禮于是車騎司馬傅咸表

重表駮成粲議太社

如粲之論景侯之解文已此壞大雅云乃立冢土毛公解曰冢土大社也景侯解詩即用此說禹貢惟土五色景侯解曰王者取五色土爲太社封四方諸侯各割其方色王者覆四方也如此太社復爲立京都也不知此論何從而出而與解乖上違經記明文下壞景侯之解臣雖頑蔽少長學門不能默已謹復續上晉書禮志上宋書禮志四通典四十五時成粲議稱景侯論太社不立京都欲破鄭氏學咸重表已爲

遷尚書左丞上表

左丞職輕事重，以賤制貴，所以難居。臣以闇劣，猥忝斯任，愧于不稱，懼罪之及，夙夜惶恐，寢食無寧。御覽二百十三

理李含表

臣州秦國郎中令始平李含，忠公清正，才經世務，實有史魚秉直之風。雖以此不能協和流俗，然其名行峻厲，不可得掩。二郡並舉孝廉，異行，尚書郭奕臨州，含寒門少年，而奕超為別駕。太保衛瓘辟含為掾，每語臣曰：李世容當為晉匪躬之臣。秦王之薨，悲慟之哀，感于人心。百僚會喪，皆所目見也。今以含俯就王制，如令除服，葬後十七日，乃親中正職。時議謂之背戚居榮，奪其中正，而復閒于天子之喪，既葬而除。便云天朝殊尊，援以為準，非所宜言。若天朝之喪，既葬不除，藩國之喪，既葬而除，藩國欲同不除，乃當責云天朝殊尊，援以為準，非所宜言耳。今天朝釋乎上，而欲令藩國服

乎下此爲藩國之義隆而天朝之禮殺未諭此旨也又云諸王公皆終喪禮寧盡乃敍明以喪制宜降務在敦重也夫寧盡乃敍明以哀其病耳異于天朝制使終喪未見斯文國制既葬而除既除而祔爰自漢魏迄乎聖晉皆所共行文皇帝升遐武帝崩殂世祖過哀陛下毀頓銜恤諒闇以終三年率土臣妾豈無攀慕遂服之心實以國制不可而踰故于既葬不敢不除天王之喪釋除于上藩國之臣獨遂于下此甚不可安復以秦王無後含應爲喪主既使含應爲喪主于今之制既葬應除而祔則應吉服以祭因曰王未有廟主無所遷不應除服秦王始封無所連祔靈主所居即便爲廟不問國制云何而以無廟爲必服含也以含今日之所行移博士使案禮文必也放勛之殂四海遏密八音至于三載世祖之崩曾不數旬釋縗卽吉引古繩今闔世皆應有服何但李含不應除服今也無服王制故也聖上諒闇哀聲不輟股肱近侍猶宜心

喪不宜便行婚娶歡樂之事而莫云者豈不以大制不可而曲邪且前以含有王喪上請差代尚書敕王葬日在近葬訖含應攝職不聽差代葬訖含猶躊躇不時攝職司徒屢摘罰訪問以催含含乃視事含承天臺之敕逼司徒之符然後攝職含之適職隨而擊之此爲臺敕府符陷含于惡也若謂臺敕府符爲傷教義則當據正不正符敕而唯含是貶含之困躓何足惜乎國制不可偏耳又含自以隴西之人雖戶屬始平非所綜悉自初見使爲中正反覆言之司徒說非始平國人不宜爲中正後爲郎中令又自以選官引臺府爲比不應爲中正以讓常山太守蘇韶辭意懇切形于文墨含之固讓乃在王未薨之前葬後躊躇窮于對罰而攝職耳臣從弟祗爲州都督意在欲隆風教議含已過不良之人遂相扇動冀挾名義法外致案足有所邀中正龐騰便割含品臣雖無祁大夫之德見含爲騰所侮不勝其憤謹表以聞乞朝廷以時博議無

令騰得濫行刀尺晉書李含傳秦王柬薨含依臺儀葬訖除喪遂復奏含不應除喪傳咸上表理含又見通典八十

又言

臣以國之大制不可偏廢秦國郎中令李含承尚書之敕除喪服之命既葬除服而中正龐騰無所據仗貶含品三等謂此未低漢魏以來施行之制其以表聞未嘗朝廷當云何騰等之論以秦王無後前又有詔以此謂含不應除服愚謂諸侯之制不得異於天朝就秦王有嗣於制亦自應除且秦王無後乃前有詔朝野莫不聞知而尚書下敕葬訖含自應攝職不應差代尋舉爲臺郎又司徒摘罰訪問催含攝職如此臺府亦皆謂含既葬應除也相是純臣羣臣之首奏令含釋服亦無餘疑至於含除便獨爲罪竊謂有負於情臣之任事小大欲盡使在優崇況國之大制當垂將來心所不安而不敢寫謹重以聞乞中書見詰猶百慮當一得也通典八十

八

攝司隸上表

臣既駑弱，不勝重任，加在哀疚，假息日闋。陛下過意，授非所堪。披露丹款，題窮上聞。謬詔既往，終然無改。臣雖不能滅身以全禮教，義無靦然虛忝隆寵。前受嚴詔，視事之日，私心自誓，隕越爲報。以貨賂流行，所宜深絕，切敕都官，以此爲先，而經彌日月，未有所得。斯由陛下有以獎厲，慮于愚戇，將必死斃，故自掩檢，以避其鋒耳。在職有日，既無赫然之舉，又不應弦垂翅，人誰復憚，故光祿大夫劉毅爲司隸，聲震內外，遠近清肅，非徒毅有王臣匪躬之節，亦由所奏見從，威風得伸也。晉書傅咸傳

表

涼州民從宜之物，先辦然後作衣。御覽六百九十八

上言宜省官務農

陛下處至尊之位、而脩布衣之事、親覽萬機、勞心日昃、在昔帝王、躬自菲薄、以利天下、未有踰陛下也、然泰始開元、以暨于今、十有五年矣、而軍國未豐、百姓不贍、一歲不登、便有菜色者、誠由官衆事殷、復除猥濫、蠶食者多、而親農者少也、臣以頑疏、謬忝近職、每見聖詔、以百姓饑饉爲慮、無能云補、伏用慚恧、敢不自竭、以對天問、舊都督有四、今並監軍、乃盈於十、夏禹敷土、分爲九州、今之刺史、幾向一倍、戶口比漢十分之一、而置郡縣更多、空校牙門、無益宿衞、而虛立軍府、動有百數、五等諸侯、復坐置官屬、諸所寵給、皆生于百姓、一夫不農、有受其飢、今之不農、不可勝計、縱使五稼普收、僅足相接、暫有災患、便不繼贍、以爲當今之急、先并官省事、靜事息役、上下用心、惟農是務也、晉書傅咸傳

上書請詰奢

臣以爲穀帛難生、而用之不節、無緣不匱、故先王之化天下、食肉

衣帛皆有其制竊謂奢侈之費甚于天災古者堯有茅茨今之百姓競豐其屋古者臣無玉食今之賈豎皆厭粱肉古者后妃乃有殊飾今之婢妾被服綾羅古者大夫乃不徒行今之賤隸乘輕驅肥古者人稠地狹而有儲蓄由于節也今者土廣人稀而患不足由于奢也欲時之儉當詰其奢奢不見詰轉相高尚昔毛玠為吏部尚書時無敢好衣美食者魏武帝歎曰孤之法不如毛尚書令使諸部用心各如毛玠風俗之移在不難矣晉書傅咸傳上書云云御覽二百十四作表

上書陳選舉

臣咸以為夫興化之要在于官人才非一流職有不同譬諸林木洪纖枉直各有攸施故明揚逮于仄陋疇咨無拘內外內外之任出處隨宜中間選用惟內是隆外舉既頹復多節目競內薄外遂成風俗此弊誠宜亟革之當內外通塞無所偏耳既使通塞

無偏若選用不平有以深責責之苟深無張不平也且膠柱不可以調瑟況乎官人而可以限乎伏思所限者以防選用不能出人不能出人當隨事而制無須限法法之有限其于致遠無乃泥乎或謂不制其法以何爲責臣聞刑懲小人義責君子君子之責在心不在限也正始中任何晏以選舉內外之衆職各得其才粲然之美于斯可觀如此非徒御之以限法之所致乃委任之由也委任之懼甚于限法是法之失非己之尤尤不在己責之無懼所謂齊之以刑人免而無恥者也苟委任之一則慮罪之及二則懼致怨謗己快則朝野稱詠不善則衆惡是歸此之戰戰孰與倚限法以苟免乎晉書傅咸傳

遭繼母憂上書

咸身無兄弟到官之日喪祭無主文選任昉上蕭太傅固辭奪禮啟注引王隱晉書

奏劾荀愷

愷從兄喪、自表赴哀、詔聽之、而未下、愷乃造毀、咸因奏曰

死喪之戚、兄弟孔懷、同堂亡隕、方在信宿、聖恩矜憫、聽使臨喪、詔未下而便以行、造急諂媚之敬、無友于之情、宜加顯貶、以隆風教、

晉書傅咸傳

奏劾夏侯駿

令史張濟、案行城東、見有新立屋、開箣笆障二十丈、推問是少府夏侯駿所作、請免駿官、

奏劾夏侯承

少府夏侯承、取官田立私屋、近小人、委以家計、令工匠竊盜官物、附益于私、所營唯利、醜問充斥、大臣穢濁、無以為訓、

奏劾王戎

書稱三載考績、三載黜陟幽明、今內外羣官居職未朞、而戎奏還、既未定其優劣、且送故迎新、相望道路、巧詐由生、傷農害政、戎不

仰依堯舜典謨、而驅動浮華、虧敗風俗、非徒無益、乃有大損、宜免戎官、以敦風俗、晉書王戎傳

戎備位台輔、兼掌選舉、不能謐靜風俗、以凝庶績、至令人心傾動、開張浮競、中郎李重李義不相匡正、請免戎等官、晉書傅咸傳

奏事

尚書舊奏、給介士二百人、人給大銅口刀各一枚、御覽三百四十五

公品第一、執珪坐侍臣之上、特進品第二、執皮帛坐侍臣之下、以有舊制、今咸特進、宜執璧、繼公、書鈔五十二引傅咸集

特進執皮帛坐侍臣之下、門下屬漢武特進執璧、已有舊制、今特進宜執璧、藝文類聚四十七引傅咸集

上事自辨

案令御史中丞督司百僚、皇太子以下、其在行馬內、有違法憲者、彈糾之、雖在行馬外、而監司不糾、亦得奏之、如令之文、行馬之內、

有違法憲謂禁防之事耳宮內禁防外司不得而行故專施中丞今道路橋梁不修鬬訟屠沽不絕如此之比中丞推責州坐即今所謂行馬內語施于禁防既云中丞督司百僚矣何復說行馬之內乎既云百僚而不得復說行馬之內者內外眾官謂之百僚則通內外矣司隸所以不復說行馬內外者禁防之事已于中丞說之故也中丞司隸俱糾皇太子以下則共對司內外矣不為中丞專司內百僚司隸專司外百僚自有中丞司隸以來更互奏內外眾官惟所糾得無內外之限也而結一旦橫挫臣臣前所以不羅縷者冀因結奏得從私願也今既所願不從而敢云但為過耳非所不及也以此見原臣忝司直之任宜當正己率人若其有過不敢受原是以申陳其愚司隸與中丞俱共糾皇太子以下則從皇太子以下無所不糾也得糾皇太子而不得糾尚書臣之闇塞既所未譬皇太子為在行馬之內邪皇太子在行馬之內而得糾之

尙書在行馬之內，而不得糾，無有此理，此理灼然，而結以此挫臣，臣可無恨耳，其于觀聽，無乃有怪邪。臣識石公前在殿上脫衣，爲司隸荀愷所奏，先帝不以爲非，于時莫謂侵官。今臣裁糾尙書，而當有罪乎。（晉書傅咸傳，咸傳御史中丞解結以咸劾王戎爲違典制，越局侵官，咸上事云云。又御覽二百二十六引傅咸集作奏事）

司隸校尉敎

司隸校尉舊號臥虎，誠以舉綱而萬目理，提領而衆毛順。（御覽二百五十引傅咸集）

又敎

閭南市有蜀嫗作茶粥賣之，廉事打破其器物，使無爲賣餅于市，而禁茶粥以困老姥，獨何哉。（北堂書鈔一百四十四）

又敎

屠牛酤酒，鑿錢作錫，皆有損害。（御覽八百二十八引傅咸集）

與楊駿牋

事與世變禮隨時宜諒闇之不行尙矣由世道彌薄權不可假故雖斬焉在疚而躬覽萬機也逮至漢文以天下體大服重難久遂制旣葬而除世祖武皇帝雖大孝烝烝亦從時釋服制心喪三年至于萬機之事則有不遑今聖上欲委政于公諒闇自居此雖謙讓之心而天下未以爲善天下未以爲善者以億兆顒顒戴仰宸極聽于冢宰懼天光有蔽人心旣以若此而明公處之固未爲易也竊謂山陵之事旣畢明公當思隆替之宜周公聖人猶不免謗以此推之周公之任旣未易而處況聖上春秋非成王之年乎得意忘言言未易盡苟明公有以察其悾款言豈在多 晉書傅咸傳

與汝南王亮牋 題從魏志衞臻傳注

楊駿有震主之威委任親戚此天下所以讙譁今之處重宜反此失謂宜靜默頤神有大得失乃維持之自非大事一皆抑遣比四

造請及經過尊門冠蓋車馬塡塞街衢此之翕習旣宜弭息又夏侯長容奉使爲先帝請命祈禱無感先帝崩背宜自咎責而自求請命之勞而公㠯爲少府私竊之論云長容則公之姻故至于此衛伯輿貴妃兄子誠有才章應作黃門郎然未得東宮官屬東宮官屬前患楊駿親理塞路今有伯輿復越某作郎（衞伯輿已下從魏志衞臻傳注引傅咸集補）一犬吠形羣犬吠聲懼于羣吠遂至叵聽也咸之爲人不能面從而有後言嘗觸楊駿幾爲身禍況于殿下而當有惜往從舊殿下見語卿不識韓非逆鱗之言邪而欻摩天子逆鱗自知所陳誠頷頷觸猛獸之鬚耳所㠯敢言庶殿下當識其不勝區區前摩天子逆鱗欲㠯盡忠今觸猛獸之鬚非欲爲惡必將㠯此見恕（晉書傅咸傳）

致汝南王亮書

咸㠯爲太甲成王年在蒙幼故有伊周之事聖人且猶不免疑況

臣旣不聖王非孺子而可目行伊周之事乎上在諒闇聽于冢宰而楊駿無狀便作伊周自爲居天下之安所目至死其罪旣不可勝亦是殿下所見駿之見討發自天聰孟觀李肇與知密旨耳至于論功當歸美于上覲等已數千戶縣侯聖上目駿死莫不欣悅故論功寧厚目叙其歡心此羣下所宜目實裁量而遂扇動東安封王孟李郡公餘侯伯子男旣妄有加復又三等超遷此之熏赫震動天地自古目來封賞未有若此者也無功而厚賞莫不樂國有禍禍起當復有大功也人而樂禍其可極乎作此者皆由東安公謂殿下至此當有目正之正之目道衆亦何所怒乎衆之所怒在于不平耳而今皆更倍論莫不失望咸之愚冗不惟失望而已竊目爲憂又討駿之時殿下在外實所不綜今欲委重故令殿下論功論功之事實未易可處莫若坐觀得失有居正之事宜也晉書傅咸傳

答李斌書

吾作左丞末幾而已吾爲京兆雖心知此爲不合然是家鄉視里自顧便從俗耳時足下問吾當去否吾答鸚武子言阿安樂今到阿安樂何爲不去（御覽九百二十四）

答楊濟書

衛公云酒色之殺人此甚于作直坐酒色死人不爲悔逆畏以直致禍此由心不直正欲以苟且爲明哲耳自古以直致禍者當自矯枉過直或不忠允欲以亢厲爲聲故致忿耳安有悾悾爲忠益而當見疾乎（晉書傅咸傳）

違距上命稽留詔罰退思此罪在于不測纔加罰黜退用戢悸何復以杖重爲劇小人不德所好唯酒宜于養瘡可數致也（御覽六百五十引傅咸集）

答曹志

英氣泉涌逸藻波騰

相論草

黄紙故事鋪不上皆取急與自頃多廢輒皆移病前門自今㠯後尚書鋪不上門柄急（北堂書鈔三十二　案柄俗斷字）

荅辛曠詩序

尚書左丞彈八座㠯下居萬機之會斯乃皇朝之司直天臺之管轄余前爲右丞具知此職之要後忝此任黽勉從事日愼一日（初學記十一引兩條前作傅玄後作傅咸通典二十二御覽二百十三並作傅咸）

荅潘尼詩序

司州秀才潘正叔識通才高㠯文學溫雅爲博士余性直而處清論褒貶之任作詩㠯見規雖褒飾之擧非所敢聞而斐粲之辭良可樂也荅之雖不足㠯相訓報所謂盍各言志也（藝文類聚三十一）

荅欒弘詩序

安樂令欒弘太傅鉅平侯羊公辟未就而公薨後應司州之命舉秀才博文通濟之士余失和于府當換爲護軍司馬賦詩見與荅之云爾

荅郭泰機詩序

河南郭泰機寒素後門之士不知余無能爲益以詩見激切可施用之才而況沈淪不能自拔于世余雖心知之而未如之何此屈非復文辭所了故直戲以荅其詩云文選郭泰機荅傅咸詩注

贈何劭王濟詩序

朗陵公何敬祖咸之從內兄國子祭酒王武子咸從姑之外孫也並以明德見重于世咸親之重之情猶同生義則師友何公旣登侍中武子俄而亦作二賢相得甚歡咸亦慶之然自恨闇劣雖願其繾綣而從之末由歷試無效且有家艱心存目替賦詩申懷以貽之云爾初學記十二御覽二百十九

皇太子釋奠頌

生而知之上于皇儲吕能而問虛賓若虛爰雕聖章玉采是敷蒸蒸皇儲既容且聰神而明之夫豈發蒙謙吕御禮靡事不恭乃修嘉薦于國之雍敬享先師吕疇聖功亹亹皇嗣希心闕里企茲良辰卜近于市光光與服穆穆容止祗奉聖靈躬承明祀濟濟儒生侁侁胄子清酒于觴匪宴斯喜欣道之弘自今吕始藝文類聚三十八初學記十四

御史中丞箴并序

百官之箴吕箴王闕余承先君之蹤竊位憲臺懼有忝累垂翼之責且造斯箴吕自勖勵不云自箴而云御史中丞箴者凡為御史中丞欲通吕箴之也詞曰

煌煌天文眾星是環爰立執法其暉有煥執憲之綱秉國之憲鷹揚虎視肅清違慢謇謇匪躬是曰王臣既直其道奚顧其身身之

不顧，沉其兆民，邦國若否，山甫是明，焉用彼相，莫扶其傾，淮南揣逆，賓憚汲生，赫赫有國，可無忠貞，憂責有在，繩必己直，良農耘穢，勿使能植，無禮是逐，妾惜翅翼，嗟爾庶寮，各敬乃職，無爲罰先，無怙厥力，怨及朋友，無慚于色，得罪天子，內省有恧，是用作箴，惟己自敕。初學記十二，御覽二百二十六

犀鉤銘 并序

世稱雞駭之犀，聞之父常侍曰，犀之美者有光，雞見影而驚，故曰駭雞，有己此鉤見遺者，乃爲之銘。藝文類聚九十五，御覽八百九十

獸曰玄犀，處自林麓，食惟棘刺，體兼五肉，口或有神，表露己角，含精吐英，望如華燭，置之荒野，禽獸莫觸。御覽八百九十　案御覽此銘與下條萬震南州異物志互相誂誤，楊慎異魚圖贊遂引此銘作萬震犀贊，非也

邛竹杖銘

嘉茲奇竹，質勁體直，立比高節，示世矜式。藝文類聚六十九

扇銘并序

武都太守房仲發遺扇，無㠯報之，爲銘㠯識之。

扇爲德，蓋有云，取于執政，用爲君清，涼風既興，是焉屏處，行藏惟時，孔顏齊矩。北堂書鈔一百三十四　案此銘多譌字，無從校正

中郎將曹府君碑

伊公立朝，雅然正色，既侍皇帷，讜言常則。北堂書鈔三十七

襄邑侯誄

言研其幾，文豔春蘭。

傅祗

祗字子莊，玄從子，魏甘露末襲父嘏爵陽鄉侯，咸熙中改封涇原子，入晉爲太子舍人，累遷散騎黃門郎，賜爵關內侯，母憂去官，起爲滎陽太守，兼廷尉，遷常侍左軍將軍，惠帝時，歷侍中司隸校尉，封靈川縣公，遷光祿勳衛尉，拜常侍，加光祿大夫，趙王

倫輔政，已為中書監，及篡位，已為右光祿，加侍中。倫誅，遷太子少傅，加侍中。懷帝時遷光祿大夫、侍中，未拜，加右僕射、中書監，行太子太傅。代東海王越為司徒。

議魯相請尊祀孔子廟

春秋傳言立在祀典，則孔子是也。宗聖適足繼絕世，章盛德耳。至于顯立言，崇明德，則宜如魯相所上。魏志崔林傳傳士傳祗議，案此議當在景初正始之間，而晉書言傅祗卒于永嘉末年六十九，若非晉書有誤，即此傅士傳祗別是一人也，今姑編入晉文俟攷

請原楊駿官屬啟

昔魯芝為曹爽司馬，斬關出赴爽，宣帝義之，尚遷青州刺史。駿之僚佐不可加罰。晉書傅祗傳

與楊駿書

未有帝王始崩，臣下論功者也。晉書傅祗傳

傅暢

暘字世道，祗少子，元康初，封武鄉亭侯，永嘉中，選爲祕書丞，沒于石勒，勒以爲大將軍右司馬，有晉諸公讚二十二卷，晉公卿禮秩故事九卷，集五卷。

自敘

暘字世道，年五歲，散騎常侍扶風魯叔虎與先公甚友善，以德量口喜與余戲，嘗解余衣褶，披其背，脫余金鐶與侍者，謂余當恪惜，而余笑與之，經數日不索，遂于此見名，言論甚重。御覽六百九十一

時請定九品，以余爲中正，余以祖考歷代掌州鄉之論，又兄宣年三十五，立爲州都，令余以少年復爲此任，故至于上品，以宿年爲先，是以鄉里素滯屈者，漸得敘也。御覽二百六十五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晉文卷五十二終

烏程嚴可均校輯

李秉

秉字玄冑，江夏平春人，漢汝南太守通孫，仕魏爲秦州刺史，晉受禪，封都亭侯，卒謚曰定。

家誡

昔侍坐于先帝，時有三長吏俱見，臨辭出，上曰：爲官長當清，當愼，當勤，修此三者，何患不治乎。並受詔。既出，上顧謂吾等曰：相誡敕正當爾不？侍坐衆賢莫不贊善。上又問：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或對曰：清固爲本。次復問吾，吾對曰：清愼之道，相須而成，必不得已，愼乃爲大。夫清者不必愼，愼者必自清，亦由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是以易稱括囊无咎，藉用白茅，皆愼之至也。上曰：卿言得之矣。可舉近世能愼者誰乎？諸人各未知所對，吾乃舉故

太尉荀景倩、尚書董仲連、僕射王公仲、並可謂爲慎、上曰、此諸人者、溫恭朝夕、執事有恪、亦各其慎也、然天下之至慎者、其惟阮嗣宗乎、每與之言、言及玄遠、而未曾評論時事、臧否人物、眞可謂至慎矣、吾每思此言、亦足吕爲明誡、凡人行事、年少立身、不可不慎、勿輕論人、勿輕說事、如此則悔吝何由而生、禍患無從而至矣、魏志李通傳注引王隱晉書秉嘗答司馬文王問因吕爲家誡又世說德行篇注及御覽四百三十引王隱晉書並作李康因康字俗寫作秉與康形近而誤也李康字蕭遠中山人文選運命論注引劉義慶集林康早卒未必入晉也又案世說言語篇注引晉中興書李充江夏鄳人孤康父矩皆有美名彼康字亦秉之誤

李重

重字茂曾、秉子、案晉書李重傳父景今據魏志李通傳注咸寧中、爲始平王文學、遷太子舍人、轉尚書郎、太熙初、遷廷尉平、惠帝時、轉中書郎、遷尚書吏部郎、出爲行討虜護軍平陽太守、吕弟嶷喪去官、永康初、趙王倫爲相國、引爲左長史、案李重傳作左司馬今據荀組傳發遥成疾、卒、贈

散騎常侍諡曰成

請除九品疏

先王議制以時因革因革之理唯變所適九品始于喪亂軍中之政誠非經國不刊之法也且其檢防轉碎徵形失實故朝野之論僉謂驅動風俗爲弊已甚而至于議改又以爲疑臣以革法創制當先盡開塞利害之理舉而錯之使體例大通而無否滯亦未易故也古者諸侯之治分土有常國有定主人無異望卿大夫世祿仕無出位之思臣無越境之交上下體固人德歸厚秦反斯道罷侯置守風俗淺薄自此來矣漢革其弊斟酌周秦並建侯守亦使分土有定而牧司必各舉賢貢士任之鄉議事合聖典比蹤三代方今聖德之隆光被四表兆庶顒顒欣覩太平然承魏氏彫弊之跡人物播越仕無常朝人無定處郎吏蕃于軍府豪右聚于都邑事體駮錯與古不同謂九品既除宜先開移徙聽相并就且明貢

舉之法不濫于境外則冠帶之倫將不分而自均卽上斷之實行矣又建樹官司功在簡久階級少則人心定久其事則政化成而能否著此三代所㠯直道而行也㠯爲選例九等當今之要所宜施用也聖王知天下之難常從事於其易故寄隱括于閭伍則邑屋皆爲有司若任非所由事非所覈則雖竭聖智猶不足㠯贍其事由此而觀誠令二者旣行卽人思反本脩之于鄉華競自息而禮讓日隆矣 晉書李重傳 通典十四

請優禮朱沖疏

凡山林避寵之士雖違世背時出處殊軌而先王許之者嘉其服膺尚義也昔先帝崇風流之弊而思反純朴乃諮詢朝衆搜求隱逸咸寧二年始㠯太子中庶子徵安定皇甫謐四年又㠯博士徵安南朱沖太康元年復㠯太子庶子徵沖雖皆㠯病疾不至而朝野悅服陛下遠邁先帝禮賢之旨臣訪沖州邑言其雖年近耄耋

而志氣克壯，耽道窮數，老而彌新，操尙貞純，所居成化，誠山栖哲德，足以表世篤俗者也。臣以爲宜垂聖恩，及其未沒，顯加優命。晉書李重傳

奏駮恬和所表二事

先王之制，士農工商有分，不遷其業，所以利用厚生，各肆其力也。周官以土均之法，經其土地井田之制，而辨其五物九等貢賦之序，然後公私制定，率土均齊。自秦立阡陌，建郡縣，而斯制已沒。降及漢魏，因循舊跡，王法所峻者，唯服物車器有貴賤之差，令不僭擬以亂尊卑耳。至于奴婢私產，則實皆未嘗曲爲之立限也。八年己巳詔書，申明律令，諸士卒百工以上，所服乘皆不得違制。若一縣一歲之中有違犯者三家，洛陽縣十家已上，官長免。如詔書之旨，法制已嚴。令如和所陳，而稱光榦之議，此皆衰世踰侈，當時之患。然盛漢之初，不議其制，光等作而不行，非漏而不及，能而不用

也蓋以諸侯之軌既滅而井田之制未復則王者之法不得制人之私也人之田宅既無定限則奴婢不宜偏制其數懼徒爲之法實碎而難檢方今聖明垂制每尙簡易法禁已具和表無施晉書李重傳大中大夫恬和表陳便宜稱漢孔光魏徐幹等議使王公已下制奴婢限數及禁百姓賣田宅中書啟可屬主者爲條制重奏云云

奏霍原應舉寒素

案如癸酉詔書廉讓宜崇浮競宜黜其有履謙寒素靖恭求己者應有以先之如詔書之旨以二品繫資或失廉退之士故開寒素以明尙德之舉司徒總御人倫實掌邦教當務峻準評以一風流然古之厲行高尙之士或棲身巖穴或隱跡丘園或克己復禮或耄期稱道出處默語唯義所在未可以少長異操疑其所守之美而遠同始終之責非所謂擬人必于其倫之義也誠當考之于邦黨之倫審之于任舉之主流爲中正親執銓衡陳原隱居求志篤

古好學，學不爲利，行不要名，絶迹窮山，韞韣道素，外無希世之容，內全遜逸之節，行成名立，縉紳慕之，委質受業者，千里而應，有孫孟之風，嚴鄭之操。始舉原先諸侍中、領中書監華，前州大中正、後將軍嬰，河南尹軼，去三年，諸州還朝，幽州刺史許猛特以原名聞，擬之西河，求加徵聘，如沈所列。州黨之議既舉，又刺史班詔表薦如此，而猶謂草野之譽，未洽德禮，無聞舍所徵檢之實，而無明理正辭，以奪沈所執，且應二品，非所求備，但原定志窮山，脩述儒道，義在可嘉，若遂抑替，將負幽邦之望，傷敦德之教，如詔書所求之旨，應爲二品。晉書李重傳：燕國中正劉沈舉霍原爲寒素，司徒府不從，沈又抗詣中書，奏原，而中書復下司徒參論，司徒左長史荀組以爲不應舉，重奏云云。又略見文選王康琚反招隱詩注引王隱晉書

奏駁介登貶秩居官事

臣聞立法垂制，所以齊衆檢邪，非必曲碎事情，而理無所遺也。故所滯者寡，而所濟者衆。今如登郡比者多，若聽其貶秩居官，動爲

準例懼庸才負遠必有艱貨之累非所以肅淸王化輯寧殊域也

臣愚以爲宜聽豐所上先召登還且使體例有常不爲遠近異制晉書李重傳司隸校尉石鑒奏鬱林太守介登役使所監求召還尚書荀愷以爲遠郡非人情所樂奏登貶秩居官重駁云云

雜奏議

古之聖王建官垂制所以體國經治而功在簡易書鈔四十九作功在簡要者也自帝王而下世有增損舜命九官周分六職秦采古制漢仍秦舊倚丞相任九卿雖置五曹尚書令僕射之職始于掌封奏以宣內外事任尚輕而郡守牧民之官重故漢宣稱所與爲治唯良二千石其有殊效者輒璽書勉勵或賜爵進秩禮遇豐厚得爲治大體所以遠蹤三代也及至東京尚書雖漸優顯然令僕出爲郡守鍾離意黃香胡廣是也郡守入爲三公虞延第五倫桓虞鮑昱是也近自魏朝名守杜畿滿寵田豫胡質等居郡或十餘年或二十年或秩中二千石假節猶不去郡或還不易方此亦古人付諧其事

雖沒世不徙官之義也。漢魏以來，內官之貴，于今最隆。太始以前，多以散官補臺郎，亦徑補黃門中書郎，而今皆數等而後至。眾職率亦如此。陵遲之俗未反，篤上之風未洽，及百事等級，遂多遷補，轉徙如流，能否無以著，黜陟不得彰，此爲治之大弊也。夫階級繁多，而冀官久，官不久而冀治功成，不可得也。虞書云，三考黜陟幽明。周官三年大計羣吏之治，而行其誅賞。漢法官人不得真秩，京房爲魏郡太守，以八百石居之。魏初用輕資，先亦試守，不稱則繼以左遷。然則僞才登進，無能降退，此則所謂有知必試，而使人以器者也。臣以爲今宜大併羣官等級，使同班者不得復稍遷，又簡法外議罪之制，明試守左遷之例，則官人之理盡，士必量能而受爵矣。居官者日久，則政績可考，人心自定，務求諸己矣。（藝文類聚四十五，又羣書治要二十九引晉書百官志，又通典十六，又御覽二百三十，引李重集雜奏議。案晉書李重傳，于時內官重，外官輕，兼階級繁多，重議之，見百官志。檢今晉書職官志無此奏議，治要所用是王隱晉書，即李重傳所稱見百官志者也）

薦曹嘉啟

魏氏宗室屈滯每聖恩所存東莞太守曹嘉才幹學義不及志翕而良素修絜性業踰之又已歷二郡臣以為優先代之後可以嘉為員外散騎侍郎魏志陳留王紀注引王隱晉書吏部郎李重啟云

吏部尚書箴序

重忝曹郎銓管九流品藻清濁雖祇慎莫知所寄初學記十一又文選褚淵碑注引李重集作銓管人流

李充

充字弘度重弟矩之子成帝時辟丞相王導掾轉記室參軍又參征北褚裒軍事除剡令入為大著作郎遷中書侍郎有論語注十卷翰林論五十四卷集二十卷

風賦

尋之莫見其終迎之莫知其來四方為之易位八維為之輪迴游

散則天地爲一、消聚則六合洞明。文類

春遊賦

莊遊性莫暢乎遊、而時和莫喻乎春。御覽二十

憹愁賦

玄宗賦

在中秋之遊夜兮、直崇禮之禁闥。初學記十一

慕玄風之遐裔、余皇祖曰伯陽。文選江淹雜體詩注

穆天子賦

其馬則赤驥盜驪騂驊騮綠耳、楊和齊轡、一瞬萬里。御覽三百五十八

九賢頌

郭有道

巍巍有道、英風霞爽、玄覽洞照、慧心秀朗。

管徵君

管生含道，養志頤神，抱璞秉和，履信依仁。

陳太丘

懿矣太丘，惟德之紀，弭迹下邑，聲景百里。

華太尉

亹亹敬侯，誕縱淑姿，令迹鳳翔，清塵龍飛。

嵇中散

肅肅中散，俊明宣哲，籠罩宇宙，高蹈玄轍。並初學記十七

起居誡

溫良恭儉，仲尼所以爲貴，小心翼翼，文王所以稱美，聖德周達無名，斯亦聖中之目也。中人而有斯行，則亦聖人之一隅矣。而末俗謂守慎爲拘厺，退慎爲怯弱，不遜以爲勇，無禮以爲達，異乎吾所聞也。藝文類聚二十三

牀頭書疏，亦不足觀，或他事私密，不欲令人見之，縱能不宣，誰與

明之若有泄露則傷之者至矣。御覽五百九十五

軍書羽檄，非儒者之事，但家奉道法，言不及殺，語不虛誕，而檄不切厲則敵心陵，言不誇壯則軍容弱，請姑舍之，㠯待能者。御覽五百九十七

學箴并序

老子云：絕仁棄義，家復孝慈，豈仁義之道絕，然後孝慈乃生哉？蓋患乎情仁義者寡，而利仁義者眾也。道德喪而仁義彰，仁義彰而名利作，禮教之弊，直在茲也。先王㠯道德之不行，故㠯仁義化之；行仁義之不篤，故㠯禮律檢之。檢之彌繁，而僞亦愈廣，老莊是乃明無為之益，塞爭欲之門。夫極靈智之妙，總會通之和者，莫尚乎聖人。革一代之弘制，垂千載之遺風，則非聖不立。然則聖人之在世，吐言則為訓辭，莅事則為物軌，運通則與時隆，理喪則與世弊矣。是㠯大為之論，㠯標其旨。物必有宗，事必有主，寄責于聖人而

遺累乎陳迹也故化之㠯絕聖棄智鎮之㠯無名之樸聖敎救其末老莊明其本本末之塗殊而爲敎一也人之迷也其日久矣見形者衆及道者尠不覿千仞之門而逐適物之迹逐迹逾篤離本逾遠遂使華端與薄俗俱興妙緒與淳風並絕所㠯聖人長潛而迹未嘗滅矣懼後進惑其如此將越禮棄學而希無爲之風見義敎之殺而不覩其隆矣略言所懷㠯補其闕引道家之弘旨會世敎之適當義不違本言不流放庶㠯袪困蒙之蔽悟一往之惑乎

其辭曰

芒芒太初悠悠鴻荒蚩蚩萬類與道兼忘聖迹未顯賢名不彰怡此鼓腹率我猖狂資生旣廣羣塗思通關賓師明匪予求蒙遺己濟物而天下爲公大庭唱基羲農宏𤼵六位時成離暉大觀澤洽雨濡化流風散比屋同塵而人罔僭亂爰曁中古哲王胥承質文代作禮統迭興事籍用㠯繁化因用而凝動非性擾靜豈神澄名

之攸彰道之攸廢乃損所隆乃崇所替刑作由于德衰三辟興乎叔世既敦既誘乃嬌乃厲敦亦既備嬌亦既深彫琢生文抑揚成音羣能騁技淑巧竭心野無陸馬山無散林風罔不動化罔不移人之失德反正作奇乃放欲以越禮不知希競之為病還彼夷塗而遵此險徑狡兔陵岡游魚遁川至賾深妙大象幽玄棄餌收罝而責功蹄筌先統要歸而寄旨忘言政異徵辭拔本塞源遁迹永日尋響窮年刻意離性而失其常然世有險夷運有通圮損益適時升降惟理道不可以一日廢亦不可以一朝擬禮不可為千載制亦不可以當年止非仁無以長物非義無以齊恥仁義固不可遠去其害仁義者而已力行猶懼不逮希企邈以遠矣室有善言應在千里況乎行此復禮克己風人司箴敬貽君子晉書李充傳

登安仁峯銘

正月七日厥日惟人策我良駟陟彼安仁藝文類聚四 初學記四

良弓銘

弓矢之作，爰自曩昨，鄉村藏禮，招命在詩，力稱顏高，功發由基，不爭之美，亦以詳疑。藝文類聚六十　初學記二十二

壺籌銘

投壺籌禮，揖敘先後，通風月數，分爲主部。御覽七百五十三

博銘

夫無用心，博弈猶賢，方平處下，有不邪偏。御覽七百五十四

舟檝銘

舟檝之利，譬猶車馬，重載歷遠，以濟天下，相風視波，窮究川野，安審懼慎，終無不可。御覽七百七十

弔嵇中散

先生挺邈世之風，資高明之質，神蕭蕭以宏遠，志落落以遐邈，忘尊榮于華堂，括卑靜于蓬室，寧漆園之逍遙，安柱下之得一，寄欣

孤松，取樂竹林，尙想蒙莊，聊與抽簪，味孫鵩之濁腹，鳴七弦之淸琴，慕義人之元旨，詠千載之徽音，淩晨風而長嘯，託歸流而詠吟，乃自足乎丘壑，孰有慍乎陸沈，馬樂原而翅足，龜悅塗而曳尾，疇廟堂而足樂，豈和鈴之足視，久先生之所期，羌元達于遐旨，尙遺夫吕出生，何殉小而入死，嗟乎先生，逢時命之不丁，冀後凋于歲寒，遭繁霜于夏零，滅皎皎之玉質，絕琅琅之金聲，援明珠吕彈雀，損所重而爲輕，諒鄙心之不爽，非大雅之所營，御覽五百九十六

翰林論

或問曰，何如斯可謂之文，荅曰，孔文舉之書，陸士衡之議，斯可謂成文矣，初學記二十一御覽五百八十五

潘安仁之爲文也，猶翔禽之羽毛，衣被之綃縠，初學記二十一御覽五百九十九

容象圖而讚立，宜使辭簡而義正，孔融之讚楊公，亦其義也，御覽五百八十八

表宜以遠大爲本不以華藻爲先若曹子建之表可謂成文矣諸葛亮之表劉主裴公之辭侍中羊公之讓開府可謂德音矣御覽五百九十四

駮不以華藻爲先世以傅長虞每奏駮事爲邦之司直矣御覽五百九十四

研玉名理而論難生焉論貴于允理不求支離若嵇康之論文矣御覽五百九十五

在朝辨政而議奏出宜以遠大爲本陸機議晉斷亦名其美矣御覽五百九十五

盟檄發于師旅相如喻蜀父老可謂德音矣御覽五百九十七

李顒

顒字長林充子舉孝廉爲本郡太守有尚書注十卷集十卷

雪賦

何時雪之嘉潔亦應變而俱凝隨同雲而下降固霑渥之所興藝文類聚二

雷賦

伊青陽之肇化兮陶萬殊于天壤結鬱蒸以成雷兮鼓訇磕之逸響應鴈風以相薄兮包群動而爲長乘雲氣之鬱蓊兮舒電光之炯晃驚蟄蟲于始作兮懼遠邇之異象爾其發也則騰躍濆薄砰磕隱天起偉霆于霄際摧勁木于巖巔驅宏威之迅烈若崩岳之顛實斯實陽靈之變化固大壯之宗源也若乃駭氣奔激震響交搏濆淪隱轔崩騰磊落來無徹跡去無阡陌君子恐懼而修省聖人因象以制作審其體勢觀其曲折輕如伐鼓轟若走轍𥟧猶地傾繼似天裂比五音而無當校衆響而稱傑于是上穆下明順天承法戒刑獄以致享孰非善而可懾正震體于東方立不易之恆業豫行師以景奮解宥過而人協若夫洪細靡常興廢難克般其

山陽勸義崇德起五龍于河始戮武乙于渭北啟周成之沖昧罰展氏之凶慝雖通塞于萬形猶違虛而守盈肆大夏而有烈奮嚴冬而弗絕保恬靜㠯處順乃上善㠯屛營夫有往而爲閑若大音之希聲 藝文類聚二 初學記一

悲四時賦

悲春日兮悲陽澤之方宣建靈威㠯延蟄叩東震而饗天布和氣之烟熅舒覿景之淑鮮雲興滋于秀石飆鳴柯于崇山平皐眇莽中林菸菁野馬飛淵晨虹垂旌陽燕南徂陰雁北征素華浩浩丹秀熒熒 藝文類聚三

口芃芃而含秀葉靄藹而敷榮 北堂書鈔一百五十四

悲夏日兮悲炎節之赫羲覽祝融之御轡遊井耀兮南離睎辰凱之長吹蔭綠柳之揚枝雲欝律㠯泉涌雨淋漉而方䨓奮駭霆之奔磕舒驚電之横摛 藝文類聚三

秋日悲兮火流天而滌暑風入林而疏條菊挺葩于綠莖蘭飛馨于翠魁北堂書鈔一百五十四

雲黲黮目時興雪聯翩而驟密枯枝皎如瓊榦空岫朗若玉室御覽十二

感興賦

風觸波而文動兮露沾卉而珠凝初學記三

凌仙賦

瞻蓬萊之秀嶼冀東叟之可尋將乍至而反墜患互滾之相臨初學記六　案廣宏明集有大乘賦謂是魏李顒作檢魏書北史未見其人也今姑錄入元魏文此不錄

龜賦

質應離象位定坎居賤彼朵頤貴我靈符浮洛川見緯書洞祕賾通元虛初學記三十御覽九百三十一

鏡論

日之照鏡，光燭乎壁，水對鏡相照而已。日爲鑒，水之族也。光來無漸，孰有往反也。北堂書鈔一百三十六

阮彥倫誄

積土累功，日爲雲臺。文選謝宣遠答靈運詩注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晉文卷五十三終

全晉文卷五十四

烏程嚴可均校輯

袁準

準（一作准，或誤作淮）字孝尼，陳郡扶樂人，魏國郎中令渙第四子，仕魏末，詳入晉，拜給事中。有儀禮喪服經注一卷，袁子正論十九卷，正書二十五卷，集二卷。

招公子（藝文類聚作徵殊俗）

河內青稻，新城白秔，弱臭游梁，濡蝦通芳。（北堂書鈔一百四十二，藝文類聚八十五）

蒸豚炰鼈，炙鶉炙雁，鷃閔僬，文黃散。（北堂書鈔一百四十二）

遼東細粒，鮫氏口口，寒鵠鶬雁。（同上）

索蘭枝而不得，見巨房之大粟。（藝文類聚八十七）

獻言于曹爽，宜捐淮漢已南

吳楚之民，脆弱寡能，英才大賢，不出其土，比技量力，不足與中國

相抗然自上世以來常爲中國患者蓋以江漢爲池舟楫爲用利則陸鈔不利則入水攻之道遠中國之長技無所用之也孫權自十數年以來大敗江北繕治甲兵精其守禦數出盜竊敵遠其水陸次平土此中國所願聞也夫用兵者貴以飽待飢以逸擊勞師不欲久行不欲遠守少則固力專則彊當今宜捐淮漢以南退卻避之若賊能入居中央來侵邊境則隨其所短中國之長技得用矣若不敢來則邊境得安無鈔盜之憂矣使我國富兵彊政修民一陵其國不足爲遠矣今襄陽孤在漢南賊循漢而上則斷而不通一戰而勝則不攻而自服故置之無益于國亡之不足爲辱自江夏已東淮南諸郡三后已來其所亡幾何以近賊疆界易鈔掠之故哉若徙之淮北遠絕其間則民人安樂何鳴吠之驚乎魏志濟王芳紀注

才性論

凡萬物生于天地之間，有美有惡，物何故美，清氣之所生也，物何故惡，濁氣之所施也。夫金石絲竹，中天地之氣，黼黻玄黃，應五方之色，有五君子以此得，曲直者，木之性也，曲者中鉤，直者中繩，輪桷之材也。賢不肖者，人之性也，賢者爲師，不肖者爲資，師資之材也，然則性言其質，才名其用，明矣。藝文類聚二十一

喪服傳

案孔子家語曰，男子十六而成童，女子十四而化育，此成人之大例也。人成有早晚。又案左氏傳曰，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然則十五十六可以爲成人矣。女七歲，男八歲而墮齒，此墮齒之大例也。以是而處殤之義，則七歲至九歲宜爲下殤，十歲至十二宜爲中殤，十三至十五宜爲長殤，合古十六成人，十五生子之義，十九以下，四歲之差，傳所記者，非經典也。二十而冠，三十而娶，是無不冠不娶之限耳，若必三十，則舜爲得禮矣，奚爲稱鰥哉。通典

袁子正論

謹案隋志儒家袁子正論十九卷袁準撰梁又有袁子正書二十五卷袁準撰亡舊唐志儒家政論二十卷正書二十五卷袁淮撰新唐志作正論作袁準卷數與舊同各書或稱袁準或稱袁准或稱袁淮蓋隸俗變準爲准因誤爲淮止是一人政論卽正論之誤亦止一書準漢司徒滂孫郞中令渙第四子渙卒于建安中魏志渙傳注引袁氏世紀有準自序一首蓋仕魏末顯其正論乃魏時所作入晉拜給事中見袁渙傳注引荀綽兗州記亦引見北堂書鈔五十八藝文類聚四十八初學記十二御覽二百二十一晉書附袁瓌傳準陳郡扶樂人瓌梁國陽夏人瓌卽準之從孫瓌子喬喬子山松名位顯著故準附瓌傳唐初人似未知袁淮卽袁準故羣書治要載正書題曰袁淮而晉書

于準所著但言注喪服經不言正論正書蓋誤分袁準袁准爲兩人今搜輯各書得正論三十許事正書四十許事校補譌脫仍依隋唐志先正論次正書定著各爲一卷其所注喪服經隋志作喪服經傳舊唐志作喪服紀新唐志作儀禮注皆一卷今僅存一條已其僅見別附文集之後

伏羲畫八卦觸類而長六十四卦文王作彖象書鈔九十九

書稱欽哉惟刑之恤又曰宥過無大刑無小此前王明德慎罰之意也昔漢文感緹縈之孝遂去肉刑近則太宗案魏明帝自定廟號爲烈祖今此作太宗豈少帝時易之邪當攷視明堂之圖欲寬背罰于公已陰德救物袁安恥織鞫罪人此前代聖主賢臣欽恤之志也御覽六百三十六

國之大祭有五禘祫郊祖宗報此五者禮之大節也初學記十三

天地者帝王所受命設祀而敬之書鈔九十

明堂宗廟太學禮之大物也事義不同固各有所爲而代之儒者

合呂爲一體、取詩書放逸之文、經典相侶之語、推而致之、攷之人情、失之遠矣、宗廟之中、人所致敬、幽隱淸淨、鬼神所居、而使衆學處焉、饗射其中、人鬼慢黷、死生交錯、囚俘截耳、瘡痍流血、已干鬼神、非其理也、茅茨采椽、至質之物、建日月、乘玉輅、已處其中、非其類也、夫宗廟鬼神之居、祭天而于人鬼之室、非其處也、王者五門、宗廟在一門之內、若在廟、而張三侯、又辟雝在內、人物衆多、非宗廟之中、所能容也、通典四十四、又略見御覽五百三十三

禘祫　先儒或爲同、或爲異、然祫及壇墠、禘及郊宗石室、此所及遠近之殺也、大傳曰、禮不王不禘、諸侯不禘、降殺于天子也、若禘祫同貫、此諸侯亦不得祫、非徒不禘也、然則禘大而祫小、謂祫爲殷祭者、大于四時、皆大祭也、國語曰、禘郊不過繭栗、烝不過把握、明禘最大、與郊同也、公羊傳曰、大事者何、祫也、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乎太廟、何謂也、曰夫禘及壇墠、則毀廟也、

俱祭毀廟但所及與耳所及則與毀與未毀則同此論者所惑鄭謂不同是也謂禘不及毀廟則非也劉歆賈逵同毀與未毀是也不別禘祫遠近則非也通典四十九引禘祫條

正朔自非繼亂不宜改正也通典五十五

封禪之言惟周官有王大封之文齊桓公欲封禪聞管仲言而止焚燎而祭天皆王者之事非諸侯所為也是呂學者疑焉後秦一主漢二君修封禪之事其制為封土方丈餘崇于太山之上皆不見于經秦漢之事未可專信管仲云禹禪會稽告天則同祭地不得異也會稽而可禪四岳皆可封也夫洛陽者天地之所合嵩山者六合之中也今處天地之中而告于嵩高可也奚必于太山白孔六帖三十六御覽五百三十六

或曰同姓不相娶何也曰遠別也曰今之人外內相婚禮與曰中外之親過一本作近于同姓同姓且猶不可婚而況中外之親乎古人

㠯爲無疑故不制也今㠯古之不言固謂之可婚此不知禮者也或曰國語云同德則同姓同姓雖遠男女不相及異德則異姓異姓雖近男女相及也斯言何故也曰此司空季子明有爲而言也文公將求秦㠯反國不敢逆秦故也季子曰子于子圉道路之人也咎犯曰將奪之國而況妻乎趙衰曰有求于人必先從之此不既了乎（通典六十又九十五 御覽五百四十一）

竝后匹嫡禮之大忌然此爲情愛所偏無故而立之者耳綱夫妻之絕非犯宜出之罪來還則復初焉得而廢之在吳異域則事勢絕可㠯娶妻後妻不害焉得而遣之案竝后配嫡事不兩立前嫡承統後嫡不傳重可也二母之服則無疑于兩三年矣（通典六十八 魏征東長史吳綱亡入吳妻子留在中國于吳更娶吳綱與後妻并子俱還二婦并存時人㠯爲依典禮不宜有二嫡妻袁準正論㠯爲）

時俗之論曰庶子爲公可㠯尊其母爲夫人春秋之義母㠯子貴案隱公二年夫人子氏薨五年考仲子之宮上稱夫人下不應復

言仲子明其母妾爲妻也秦人來歸成風之襚不稱夫人明其私尊不通于鄰國也左氏傳曰並后配嫡亂之本也並后如夫人者六是也匹嫡元妃卒立妾爲夫人是也公羊亦云母以子貴說曰穀梁云秦人來歸成風之襚秦不云夫人也就外不云夫人而見正焉夫身爲國君而母爲妾庶子孫所不忍臣下所不安故私稱于國中不加境外此人子之情國人之私而止于禮法之正也假有庶子數人並爲三公欲各尊其母將何以止之非聖人無法此大亂之道也通典七十二

周禮大祝祔練祥掌國事若無衰服焉得祥孔子曰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禮記曰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又云公之喪大夫俟練士卒哭而歸此終喪衰麻之言也春秋左傳曰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言雖貴不得與賤者有異也言服而不言喪衰麻可知也凡春秋傳諸稱職除喪皆因時宜耳高宗信默何以是心喪通典八十

爲父後者爲出母無服喪者不祭故也其㠯出不得不降安有母子至親而無服乎釋服而祭可也通典八十九

禮記繼父服齊衰 此則自制父也亂名之大者通典九十

案禮喪服云爲曾祖父母齊衰三月自天子至于士一也祖周則曾祖大功高祖小功而云三月者此通遠祖之言也今有彭祖之壽無名之祖存焉爾雅有來孫雲孫仍孫昆孫有相及者故也十代之祖在堂則不可㠯無服也鄭子曰我高祖少皡摯之立也非五代祖也蒯聵禱康叔自稱曾孫非四代之祖孫然則高遠也無名之祖希及之矣故不復分別而重言之也故三月㠯著遠祖之服故齊衰㠯見高祖㠯上之服遠祖尊故㠯重服服之恩殺故減其月數故舉三月則知其遠祖稱曾高其服同也儒者或㠯爲高祖無服五屬之文而云無服乎族祖祖父緦麻而曾祖三月乎通典十九

或人云嫂親者也長嫂少弟有生長之恩而云無服者近非古也殆泰俙詩書之所失也通典九
保母者當爲保姆春秋宋伯姬侍姆是也非母之名也母者因父得稱且保傅婦人輔相婢之貴者耳而爲之服不亦重乎先儒欲使公之庶子爲母無服而服乳母乎此時俗之名記者集以爲禮非聖人之制通典九十二
從母小功五月舅緦麻三月禮非也從母緦時俗所謂姨母者也舅之與姨俱母之姊妹兄弟焉得異服從母者從其母而爲庶母者也親益重故小功也凡稱父母者皆同乎父母之例者也舅非父列姨非母列故舅不稱父姨不稱母也可稱姨不應稱母謂姨母爲從母者此時俗之亂名書之所由誤也春秋傳蔡哀侯娶于陳息侯亦娶焉息嬀將歸過蔡蔡侯曰吾姨也止而享之爾雅曰妻之姊妹同出爲姨此本名者也左傳臧宣叔娶于鑄生賈及爲

而卒繼室以其姪穆姜之姨子也以蔡侯爾雅言之穆姜焉得言姨此緣妻姊妹之姨因相謂爲姨也姊妹相謂爲姨故其子謂之姨子其母謂之姨母從其母而來故謂之從母從母姨母爲親一也因復謂之從母此因假轉亂而遂爲名者也又左傳宋景曹卒季康子使冉有弔且會葬曰以肥之得備彌甥先儒曰彌遠也姊妹之孫爲彌甥此臨時說事而遂可爲名乎亦猶從母轉相假也

或曰案準以經云從母是其母姊妹從其母來爲己庶母其親益重故服小功非通謂母之姊妹也宜舒曰二女相與行有同車之道坐有同席之禮其情親而比其恩曲而至由此觀之姊妹通斯同矣兄妹別斯異矣同者親之本異者疏之源也然則二女之服何其不重邪兄妹之服何其不輕邪曰同父而生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故二女不敢相與重然則舅何故三月邪從母何故小功邪曰故母取其愛是以外王父之尊禮無厭降之道爲人子者

順母之情、親乎母之類、斯盡孝之道也、是以從母重、而舅輕也、曰姑與父異德異名、叔父與父同德同名、何無輕重之降邪、曰姑與叔父、斯王父愛之所同也、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此叔父與姑所以服同而無降也、通典九十二引爾條

為父後猶服嫁母、據外祖異族、猶廢祭行服、知父後應服嫁母、通典九十四

喪無再服、然哀甚不可無服、若終月數、是再服也、道遠則過之可也、道近旬月可也、或問何親、服緦大功以上可也、通典一百二

先儒以為再祭小祥大祥也、而喪者已祥則除、大祥不應服禫、且虞在既葬、不在日月、禫在喪終、不在早晚、故宜禫不宜祥、通典一百三

公羊高道聽塗說之書、欲以鄉曲之辨、論聖人之經、非其任也、書鈔九十五御覽六百八

兵有三耻、主愛其民者耻、有威刑者耻、賞信于民者耻、故仁愛加

于下則有必死之民御覽四百三十七

良醫察病攻于腠理初學記二十

太祖破呂布袁渙在軍中陳羣父子見上拜唯袁渙獨高揖不爲禮上嚴敬之御覽五百四十三　案此當在自序中而御覽引作正論則正論有自序篇可知

渙有四子侃寓奧準侃字公然論議清當柔而不犯善與人交在廢興之間人之所趣務者常謙退不爲也時人以是稱之歷位黃門選部郎稍遷至尚書早卒寓字宣厚精辨有機理好道家之言少被病未官而卒奧字公榮行足以厲俗言約而理當終于光祿勳準字孝尼忠信公正不恥下問唯恐人之不勝己以世事多險故常治退而不敢求進著書十餘萬言論治世之務爲易周官詩傳及論五經滯義聖人之微言以傳于世三國志袁渙傳注引袁氏世紀云此準之自序也

全晉文卷五十四終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烏程嚴可均校輯

袁準二

袁子正書

禮政

治國之大體有四、一曰仁義、二曰禮制、三曰法令、四曰刑罰、四本者具、則帝王之功立矣、所謂仁者、愛人者也、愛人父母之行也、爲民父母、故能興天下之利也、所謂義者、能辨物理者也、物得理、故能除天下之害也、興利除害者、則賢人之業也、禮者何也、緣人情而爲之節文者也、嚴父愛親之情也、尊親敬長之義也、（禮者下二十八字依初學記十三御覽五百二十三加）夫仁義禮制者、治之本也、法令刑罰者、治之末也、無本者不立、無末者不成、何則（此二字依長短經政體加）夫禮教之治、先之以仁義、示之以敬讓、使民遷善日用而不知也、儒者見其如此、因

謂治國不須刑法，不知刑法承其（長短經作下）下，而後仁義興于上也。法令者，賞善禁淫，居治之要會。商韓見其如此，因曰治國不待仁義，不知仁義爲之體，故法令行于下也。是故導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民有恥；導之以政，齊之以刑，則民苟免。是治之貴賤者也。先仁而後法，先教而後刑，是治之先後者也。夫遠物難明而近理易知，故禮讓緩而刑罰急，是治之緩急也。夫仁者使人有德，不能使人知禁；禮者使人知禁，不能使人必仁。故本之者仁，明之者禮也，必行之者刑罰也。先王爲禮以達人之性理，刑以承禮之所不足。故以仁義爲不足以治者，不知人性者也，是故失教，失教者無本也。以刑法爲不可用者，是不知情僞者也，是故失威，失威者不禁也。故有刑法而無仁義，久則民怨（本作忽，依長短經改，下放此），民怨則怒也；有仁義而無刑法（當亦有久字），則民慢，民慢則姦起也。故曰本之以仁，成之以法，使兩通而無偏重，則治之至也。夫仁義雖弱而持久，刑殺

雖強而速亡自然之治也

經國

先王之制立爵五等所以立蕃屏利後嗣者也是故國治而萬世安春秋鄭莊公封母弟于京祭仲曰都城過制國之害也其後卒相攻伐國內大亂故過度則有強臣之禍鄙小則有微弱之憂春秋下四十八字依御覽一百九十八加秦以列國之勢而并天下自以由諸侯而起之也自以下九字依御覽加于是去五等之爵而置郡縣雖有親子母弟皆為匹夫及其政政字依御覽加衰一夫大呼御覽作匹夫一呼而天下去及至漢家見亡秦之以孤特亡也北堂書鈔未改本七十作見秦之孤于天下于是大封子弟或連城數十廓地千里自關已東皆為王國力多而權重故亦有七國之難魏興以新承大亂之後民人損減不可則以古治三國志魏諸王傳許注作始于是封建侯王皆使寄地空名而無其實王國使有老兵百餘人以衛其國雖有王侯之號而力三國志注作乃儕于匹夫縣隔千

里之外無朝聘之儀鄰國無會同之制諸侯遊獵不得過三十里又爲設防輔監國之官以司三國志注作伺司與伺同察之王侯皆思爲布衣而而字依三國志注加不能得既違宗國藩屏之義又虧親戚骨肉之恩昔武王既克殷下車而封子弟同姓之國五十餘然亦卜世三十卜年七百至乎王赧之後海內無主三十餘年故諸侯之治則輔車相持獎戴天子以禮樂征伐雖有亂君暴主若吳楚之君者不過恣睢其國惡能爲天下害乎周以千乘之賦封諸侯今也曾無一成之田何周室之奢泰而今日之儉少也豈古今之道不同而今日之勢然哉未之思耳夫物莫不有弊聖人者豈能無弊能審終始之道取其長者而已今雖不能盡建五等猶宜封諸親戚使少有土地制朝聘會同之義以合親戚之恩講禮以明其職業黜陟以討其不然如是則國有常守兵有常强保世延祚長久而有家矣

設官

古者三公論王職、六卿典事業、事大者官大、事小者官小、今三公之官、或無事、或職小、又有貴重之官、無治事之實、此官虛設者也、秦漢置丞相九卿之官、以治萬機、其後天子不能與公卿造事、外之而置尚書、又外之而置中書、轉相重累、稍執機事、制百官之本、公卿之職、遂輕則失體矣、又有兵士而封侯者、古之尊貴者以職大故貴、今列侯無事、未有無職而空貴者也、世衰禮廢、五等散亡、故有賜爵封侯之賞、既公且侯、失其制、今有卿相之才、居三公之位、修其治政、以安國家、未必封侯也、而今軍政之法、斬一牙門將者封侯、夫斬一將之功、孰與安寧天下者乎、此二字本作也依藝文類聚五十一改御覽一百九十八但有者字安寧天下者不爵、斬一將之功者封侯、失封賞之意矣、夫離古意、制外內不壹、小大錯貿、轉相重累、是以人執異端、競欲無極、此治道之所患也、先王設官、各有分職、使各以其屬達

之于王自己職事則是非精練百官奏（舊校云奏上下似脫字）則下情不塞

先王之道也

政略

夫有不急之官則有不急之祿國之蟊賊也明主設官使人當于事人當于事則吏少而民多民多則歸農者眾吏多則所奉者寡使吏祿厚則養足（當復有養足二字）則無求于民（當有則字）姦詭息矣祿足以代耕則壹心于職壹心于職則政理政理則民不擾民不擾則不亂其農矣養生有制送終有度嫁娶宴享皆有分節衣服食味皆有品裘明設其禮而嚴其禁如是則國無違法之民財無無用之費矣此富民之大略也非先王之法行不得行非先王之法言不得道名不可以虛求貴不可以偽得有天下坦然知所去就矣本行而不本名責義而不責功行莫大于孝敬義莫大于忠信則天下之人知所以措身矣此教之大略也夫禮設則民貴行分明則

事不錯民貴行則所治寡事不錯則下靜壹此富民致治之道也禮重而刑輕則士勸愛施而罰必則民服士勸則忠信之人至民服則犯法者寡德全則敎誠敎誠則感而行深則著厚著厚則流遠尙義則同利者相覆尙法則貴公者相剋相剋則無親相覆則無疏措禮則政平政平則民誠設術則政險政險則民僞此禮義法術之情也

論兵

夫爲政失道可思而更也兵者存亡之機一死不可復生也故曰天下難事在于兵今有人于此力舉重鼎氣蓋三軍一怒而三軍之士皆震世俗見若人者謂之能用兵矣然吕吾觀之此亡國之兵也夫有氣者志先其謀無策而徑往怒心一奮天下若無人焉不量其力而輕天下之物偏遇可吕幸勝有數者禦之則必死矣凡用兵正體不備不可吕全勝故善用兵者我謂之死則民盡死

我謂之生則民盡生我使之勇則民盡勇我使之怯則民盡怯能死而不能生能勇而不能怯此兵之半非全勝者也夫用戰有四有大體者難與持久有威刑者難與爭險善柔者待之㠯重善任勢者禦之㠯堅用兵能使民堅重者則可與之赴湯火可與之避患難進不可詭退不可追所在而民安盡舊校云盡疑晝地而守固疑間不能入權譎不能設也堅重者備物者也備物者無偏形無偏形故其變無不之也故禮與法首尾也文與武本末也故禮正而後法明文用而後武法故用兵不知先爲政則亡國之兵也用人有四一曰㠯功業期之二曰與天下同利三曰樂人之勝己四曰因才而處任㠯功業期之則人盡其能與天下同利則民樂其業樂人勝己則下無隱情因才擇任則衆物備舉人各有能有不能也是㠯智者不㠯一能求衆善不㠯一過掩衆美不遺小類不棄小力故能有爲也夫治天下者其所㠯行之在一一者何也曰公而

已矣故公者所以攻天下之邪屏讒慝之萌兵者傾危之物死生之機一物不至則衆亂興矣故以仁聚天下之心以公塞天下之隙心公而隙塞則民專而可用矣公心明故賢才至一公則萬事通一私則萬事閉兵者死生之機也是故貴公

王子主失

有王子者著主失之書子張甚善之爲袁子稱之曰夫人之所以貴于大人者非爲其官爵也以其言忠信行篤敬人主授之不虛人臣受之不妄也若居其位不論其能賞其身不議其功則私門之路通而公正之道塞矣凡世之所患非患人主之有過失也患有過欲改而不能得也是何也夫姦臣之事君固欲苟悅其心夫物未嘗無佀象佀象之言浸潤之訣非明者不能察也姦臣因以佀象之言而爲之容說人主不能別也是而悅之惑亂其心舉動日繆而常自以爲得道此有國之常患也夫佞邪之言柔順而有

文忠正之言脩直而多逆使忠臣之言是也人主固弗快之矣今姦臣之言巳拚于人主不自巳爲非忠臣巳逆迕之言說之人主方巳爲誣妄何其言之見聽哉是巳大者刳腹小者見奴忠臣涉危死而言不見聽姦臣饗榮利而言見悅則天下奚蹈夫危死而不用去夫榮利而見聽哉故有被髮而爲狂有竄伏于窟穴此古今之常也凡姦臣者好爲難成之事巳徼幸成功之利而能先得人主之心上之人不能審察而悅其巧言則見其賞而不見其罰矣爲人臣有禮未必尊無禮未必卑則姦臣知所巳事主矣雖有今日之失必知明日所巳復之塗也故人主賞罰一不當則邪人爲巧滋生其爲姦滋甚知者雖見其非而不敢言爲將不用也夫先王之道遠而難明當世之法近而易知凡人莫不違其疏而從其親見其小而闇其大今賢者固遠主矣而執遠而難明之物姦人固近主矣而執近而易知之理則忠正之言奚時而得達哉故

主蔽于上，姦成於下，國亡而家破。伍子胥爲吳破楚，令闔閭霸，及夫差立，鴟夷而浮之江。樂毅爲燕王破強齊，報大恥，及惠王立而驅逐之。夫二子之于國家，可謂有功矣。夫差惠王足以知之矣，然猶不免于危死者，人主不能常明，而忠邪之道異故也。又況于草茅孤遠之臣，而無二子之功，涉姦臣之門，經傾險之塗，欲其身達，不亦難哉。今人雖有子產之賢，而無子皮之舉；有解狐之德，而無祁奚之直，亦何由得達而進用哉。故有祁奚之直，而無宣子之聽；有子皮之賢，而無當國之權，則雖荊山之璞，猶且見珷耳。故有管仲之賢，有鮑叔之友，必遇桓公而後達；有陳平之智，有無知之友，必遇高祖而後聽。桓公高祖不可遇，雖有三子之才，夫奚得用哉。

厚德

恃門戶之閉以禁盜者，不如明其刑也；明其刑，不如厚其德也。故有教禁，有刑禁，有物禁。聖人者，兼而用之，故民知恥而無過行也。

不能止民惡心而欲以刀鋸禁其外雖日刑人于市不能制也明者知制之在于本故退而修德爲男女之禮妃匹之合則不淫矣爲廉恥之教知足之分則不盜矣以賢制爵有有字舊改作令非也當作則民德厚矣故聖人貴恆恆者德之固也聖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未有不恆而可以成德無德而可以持久者也

用賢

治國有四一曰尙德二曰攷能三曰賞功四曰罰罪四者明則國治矣夫論士不以其德而以其舊攷能不以其才而以其久而求下之貴上不可得也賞可以勢求罰可以力避而求下之無姦不可得也爲官長非苟相君也治天下也用賢非以役之尙德也行之以公故天下歸之故明王之使人有五一曰以大體期之二曰要其成功三曰忠信不疑四曰至公無私五曰與天下同憂以大體期之則臣自重要其成功則臣勤懼忠信不疑則臣盡節至公

無私則臣盡情與天下同憂則臣盡死夫唯信而後可㠯使人昔者齊威王使章子將而伐魏人言其反者三威王不應也自是之後爲齊將者無有自疑之心是㠯兵强于終始也唯君子爲能信一不信則終身之行廢矣故君子重之漢高祖山東之匹夫也無有咫尺之土十室之聚能任天下之智力舉大體而不苛故王天下莫之能禦也項籍楚之世將有重于民橫行天下然而卒死東城者何也有一范增不能用意忌多疑不信大臣故也寛則得衆用賢則多功信則人歸之

悅近

孔子曰爲上不寛吾何㠯觀之苛政甚于猛虎詩人疾掊克在位是㠯聖人體德居簡而㠯虛受人夫有德則謙謙則能讓虛則寛寛則愛物世俗㠯公（疑有訛）刻爲能㠯苛察爲明㠯忌諱爲深三物具則國危矣故禮法欲其簡禁令欲其約事業欲其希簡則易明

約則易從希則有功此聖賢之務也漢高祖山東之匹夫也起兵之日天下英賢奔走而歸之賢士輻湊而樂爲之用是以王天下而莫之能禦唯其以簡節寬大受天下之物故也是故寬則得衆虛則受物信則不疑不忌諱則下情達而人心安夫高祖非能舉必當也唯以其心曠故人不疑況乎以至公處物而以聰明治人乎堯先親九族文王刑于寡妻物莫不由內及外由大信而結由易簡而上安由仁厚而下親今諸侯王國之制無一成之田一旅之衆獨坐空宮之中民莫見其面其所以防禦之備甚于仇讎內無公族之輔外無藩屏之援是以兄弟無睦親之敘百姓無光明之德弊薄之俗興忠厚之禮衰近者不親遠者不附人主孤立于上而本根無庇蔭之助此天下之大患也聖人者以仁義爲本以大信持之根深而基厚故風雨不愆伏也

貴公

治國之道萬端所㠯行之在一一者何曰公而已矣唯公心而後可㠯有國唯公心可㠯有家唯公心可㠯有身身也者爲國之本也公也者爲身之本也夫私人之所欲而治之所甚惡也欲爲國者一不欲爲國者萬凡有國而㠯私臨之則國分爲萬矣故立天子所㠯治天下也置三公所㠯佐其王也觀事故而立制贍民心而立法制不可㠯輕重輕重卽頗邪法不可㠯私倚私倚卽姦起古之人有當市繁之時而竊人金者人問其故曰吾徒見金不見人也故其愛者必有大迷宋人有子甚醜而㠯勝冒上之美故心倚于私者卽所知少也亂于色者卽目不別精麤沈于聲者則耳不別清濁偏于受（舊校云當作愛）者卽心不別是非是㠯聖人節欲去私故能與物無尤與人無爭也明主知其然也雖有天下之大四海之富而不敢私其親故百姓超然背私而向公公道行卽邪私（本作私武意改）無所隱矣向公卽百姓之所道者一向私卽百姓之所道者

萬一向公則明不勞而姦自息一向私則繁刑罰而姦不禁故公之爲道言甚約而用之甚博

治亂

治國之要有三一曰食二曰兵三曰信三者國之急務存亡之機明主之所重也民之所惡者莫如死豈獨百姓之心然雖堯舜亦然民困衣食將死亡而望其奉法從敎不可得也夫唯君子而後能固窮故有國而不務食是責天下之人而爲君子之行也伯夷餓死于首陽之山傷性也管仲分財自取多傷義也夫有伯夷之節故可以不食而死有管仲之才故可以不讓而取然死不如生爭不如讓故有民而國貧者則君子傷道小人傷行矣君子傷道則敎廢小人傷行則姦起夫民者君之所求用也民富則所求盡得民貧則所求盡失用而不得故無强兵求而皆失故無興國明主知爲國之不可以不富也故率民于農富國有八政一曰儉以

足用二曰時以生利三曰貴農賤商四曰常民之業五曰出入有度六曰以貨均財七曰抑談說之士八曰塞朋黨之門夫儉則能廉時則農修貴農則穀重賤商則貨輕有常則民壹有度則不散貨布則并兼塞抑談說之士則百姓不淫塞朋黨之門則天下歸本知此八者國雖小必王不知此八者國雖大必亡凡上之所以能制其下者以有利權也貧者能富之之謂利有罪者能罰之之謂權今爲國不明其威禁使刑賞利祿壹出于己則國貧而家富離上而趣下矣夫處至貴之上有一國之富不可以不明其威刑而納公實之言此國之所以治亂也至貴者人奪之至富者人取之是以明君不敢恃其尊以道爲尊不敢恃其強以法爲強親道不親人故天下皆親也愛義不愛近故萬里爲近也天下同道萬里一心是故以人治人以國治國以天下治天下聖王之道也凡有國者患在壅塞故不可以不公患在虛巧故不可以不實患在

詐偽故不可以不信三者明則國安三者不明則國危苟功之所
在雖疏遠必賞苟罪之所在雖親近必罰辨智無所橫其辭左右
無所開其說君子卿大夫其敬懼如布衣之慮故百姓蹈法而無
徼幸之心君制而臣從令行而禁止壅塞之路閉而人主安太山
矣夫禮者所以正君子也法者所以治小人也治在于君子功在
于小人故爲國而不以禮則君子不讓制民而不以法則小人不
懼君子不讓則治不立小人不懼則功不成是以聖人之法使貴
賤不同禮賢愚不同法毀法者誅有罪者罰爵位以其才行不計
本末刑賞以其功過不計輕重言必出于公實行必落于法理是
以百姓樂義不敢爲非也太上使民知道其次使民知心其下使
民不得爲非使民知道者德也使民知心者義也使民不得爲非
者威禁也威禁者賞必行刑必斷之謂也此三道者治天下之具
也欲王而王欲霸而霸欲强而强在人主所志也

損益

夫服物不稱，則貴賤無等，于是富者踰侈，貧者不及，小人乘君子之器，賈豎襲卿士之服，被文繡，佩銀黃，重門而玉食，其中左右叱咄，頤指而使，是故有財者光榮，無財者卑辱，上接卿相，下雄齊民，珍寶旁流，而刑拔于賄下，而法侵，能無斷乎。

世治

天地之道貴大，聖人之道貴寬，無分寸之曲，至直也，以是繩之，則工不足于材矣，無纖分之短，至善也，以是規之，則人主不足于人矣，故凡用人者，不求備于一人，桓公之于甯戚也，知之矣，夫有近會者無遠期，今之爲法，曰選舉之官，不得見人，曰以絕姦私也，夫處深宮之中，而選天下之人，以爲明矣，從而知之，夫交接人之道，不可絕也，故聖人求所以治交，而不求絕交，人莫問不交，以人禁人，足（足當作是）以私禁私也，先王之用人不然，不論貴賤，不禁交遊，以

德底官㠯功底祿具賞罰㠯待其歸雖使之遊誰敢離道哉

刑法

禮法明則民無私慮事業專則民無邪僞百官具則民不要功故有國者爲法欲其正也事業欲其久也百官欲其常也天下之事㠯次爲爵祿㠯次進士君子㠯精德顯夫德有次則行修官有次則人辯事有次則民安農夫思其疆畔百工思其規矩士君子思其德行羣臣百官思其分職上之人思其一道使官無所由離業無所至夫然故天下之道正而民壹夫變化者聖人之事也非常者上智之任也此人于權道非賢者之所窺也才智至明而好爲異事者亂之端也是㠯聖人甚惡奇功天下有可赦之心而有可赦之罪無可赦之心而無可赦之罪明王之不赦罪非樂殺而惡生也㠯爲樂生之實在于此物也夫思可赦之法則法出入法出入則姦邪得容其議姦邪得容其議則法日亂犯罪者多而私議

竝興則雖欲無赦不可已夫數賞則賢能不勸數赦則罪人徼幸明主知之故不爲也夫可赦之罪千百之一也得之于一而傷之于萬治道不取也故先王知赦罪不可爲也故所俘虜壹斷之于法務求所以立法而不求可赦之法也法立令行則民不犯法法不立令不行則民多觸死故曰能殺而後能生能斷而後仁立國之治亂在于定法定法則民心定移法則民心移法者所以正之事者也一出而正再出而邪三出而亂法出而不正是無法也法正而不行是無君也是以明君將有行也必先求之于心慮先定而後書之于策言出而不可易也令下而不可反也如陰陽之動如四時之行如風雨之施所至而化所育而長夫天之不可逆者時也君之不可逆者法也使四時而可逆則非天也法令而可違是非君也今有十人彍弩于百萬之衆未有不震怖者也夫十矢之不能殺百萬人可知也然一軍皆震者以爲唯無向則已所中

必死也明君正其禮明其法嚴其刑持滿不發以牧萬民犯禮者死逆法者誅賞無不信刑無不必則暴亂之人莫敢試矣故中人必死一矢可以懼萬人有罪必誅一刑可以禁天下是以明君重法慎令

人主

人主莫不欲得賢而用之而所用者不免于不肖莫不欲得姦而除之而所除者不免于罰賢若是者賞罰之不當任使之所由也人主之所賞非謂其不可賞也必以爲當矣人主之所罪非以爲不可罰也必以爲信矣智不能見是非之理明不能察浸潤之言所任者不必賢所用者不必忠故有賞賢罰暴之名而有戮能養姦之實此天下之大患也

致賢

雖有離婁之目不能兩視而明夔曠之耳不能兩聽而聰仲尼之

智不能兩慮而察夫以天下之至明至智猶不能參慮而俱存之而況于凡人乎故以目雖至明有所不知以因雖凡人無所不得故善學者假先王以論道善因者借外智以接物故假人之目以視奚適夫兩見假人之耳以聽奚適夫兩聞假人之智以慮奚適夫兩察故夫處天下之大道而智不窮興天下之大業而慮不竭統齊羣言之類而口不勞兼聽古今之辨而志不倦者其唯用賢乎

明賞罰

夫干祿者唯利所在智足以取當世而不能日月不違仁當其用智以御世賢者有不如也聖人明于此道故張仁義以開天下之門抑情僞以塞天下之戶相賞罰以隨之賞足榮而罰可畏智者知榮辱之必至是故勸善之心生而不軌之姦息賞一人而天下知所從罰一人而天下知所避明開塞之路使百姓曉然知軌疏

舊校云疑斷之所由是以賢者不憂知者不懼干祿者不邪是故仁者
安仁智者利仁畏罪者強仁天下盡為仁明法之謂死者人之所
甚惡也殺人者仁人之所不忍也人之於利欲有犯死罪而為之
先王制肉刑斷人之體微膳去樂咨嗟而行之者不得已也刑不
斷則不威避親貴則法日弊如是則姦不禁而犯罪者多惠施一
人之身而傷天下生也聖人計之於利害故行之不疑是故刑殺
者乃愛人之心也涕泣而行之故天下明其仁也雖貴重不得免
故天下知其斷也仁見故民不怨立斷下不犯聖王之所以禁姦
也先王制為八議赦宥之差斷之以三槐九棘之聽服念五六日
至于旬時全正義也而後斷之仁心如此之厚故至刑可為也已上
十七篇並見群書治要已下各書引見篇名缺
或問袁子曰故少府楊阜豈非忠臣哉見人主之非則勃然怒而

觸之與人言未嘗不道也豈非所謂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者歟答曰然可謂直士忠臣則吾不知也何者夫仁者愛人施于君謂之忠施于親謂之孝忠孝者其本一也故仁愛之至者君親有過諫而不入求之反覆不得已而言不忍宣也今為人臣見人主失道直詆其非而播揚其惡可謂直士未為忠臣也故司空陳羣則不然其談論終日未嘗言人主之非書數十上而外人不知君子謂陳羣于是乎長者此為忠矣三國志陳羣傳注北堂書鈔五十四藝文類聚二十二長短經臣行御覽四百四十七

禮者兼仁義北堂書鈔八十當是禮政篇文

長安九醖中山清酤北堂書鈔一百四十八

比年九穀不登菜蔬不熟不可不深慮唯得賣棗栗瓜梨凡不給之物若甘蔗之屬皆可權禁北堂書鈔一百五十六藝文類聚八十七御覽九百七十四

語曰歲在申酉乞漿得酒歲在辰巳嫁妻賣子夫盛衰更代豐荒

相半天之常道也。北堂書鈔一百四十四又一百五十六御覽十七又三十五又八百六十一

滑稽曰：今當凶年，有欲與子隨侯之珠者，又有欲與子一鍾之粟者，子將何擇？稽曰：吾取粟，可以救窮。御覽三十五

立德蹈禮謂之英，子產、季札，人之英也。文選任昉哭范僕射詩注

堯避舜于瀕陰，今定陶有堯冢，信乎？御覽八十

桀紂有民左億之衆，四嶽三塗之險，京山終南之固，及在鳴條之野，一朝而失天下。御覽八十二

目以見小為明，耳以聽大為聰。御覽三百六十六

聖人之治也，若平地然，聾盲跛蹇皆能履之；法若丘陵也，非有逸足不能超也。御覽四百一

唯聖知聖，唯賢知賢，信乎？御覽四百一

楊子曰：莊周何人哉？袁子曰：太不檢重而畏禍，智人也。御覽四百三十二

孔子稱蘧伯玉國無道可卷而懷也，今李膺居濁世之中，皦然與

世殊塗此西山餓夫之僞耳卒死于非罪惡得爲雅人御覽四百四十七

李膺言出于口人莫得違也有難李膺之言者則鄉黨非之禮君子與人同輿載則名聞天下御覽四百四十七

學莫大于博行莫大于約聖人者天下之至智者也博學以聚之兼聽而辨之御覽六百一十二

非所事而強學猶以百萬之師積于河濟之中其用舟楫固不如江漢之民御覽七百六十九

方丈之食不過一飽緼袍之纊不過一煖御覽八百四十九

牛馬之爲人駕乘者非樂負千鈞之重行千里之險鞭策痛矣御覽八百九十七

袁子曰吾嘗與陳茅息于鄴東門之外見一老父方坐而食其子授之菽食畢有餘欲棄則惜欲持去則羸遂盡食于是火辛益其腸胃兩目盡赤陳子笑之吾謂之曰子之牛羊數千而不敢食天

君有暍死者而後食之病子之軀亦猶是也。御覽九百七十七

袁子曰：諸葛亮重人也，而數用蜀兵，此知小國弱民難以久存也。今國家一舉而滅蜀，自征伐之功，未有如此之速者也。方鄧艾以萬人入江由之危險，鍾會以二十萬眾留劍閣而不得進，三軍之士已飢，將使劉禪數日不降，則二將之軍難以反矣。故功業如此之難也。國家前有壽春之役，後有滅蜀之勞，百姓貧而倉廩虛，故小國之慮，在于時立功以自存；大國之慮，在于既勝而力竭，成功之後，戒懼之時也。三國志鄧艾傳注　案此下五條但稱袁子，其爲正論正書不能分別，錄遣卷末。

袁子曰：張子布薦亮于孫權，亮不肯留。人問其故，曰：孫將軍可謂人主，然觀其度，能賢亮而不能盡亮，吾是以不留。三國志諸葛亮傳注

袁子曰：或問諸葛亮何如人也？袁子曰：張飛、關羽與劉備俱起，爪牙腹心之臣，而武人也。晚得諸葛亮，因以爲佐相，而羣臣悅服，劉備足信，亮足重故也。及其受六尺之孤，攝一國之政事，凡庸之君，

專權而不失禮行君事而國人不疑如此即以爲君臣百姓之心欣戴之矣行法嚴而國人悅服用民盡其力而下不怨及其兵出入如賓行不寇芻蕘者不獵如在國中其用兵也止如山進退如風兵出之日天下震動而人心不憂亮死至今數十年國人歌思如周人之思召公也孔子曰雍也可使南面諸葛亮有焉又問諸葛亮始出隴右南安天水安定三郡人反應之若亮速進則三郡非中國之有也而亮徐行不進既而官兵上隴三郡復亮無尺寸之功失此機何也袁子曰蜀兵輕銳良將少亮始出未知國中彊弱是以疑而嘗之且大會者不求近功所以不進也曰何以知其疑也袁子曰初出遲重屯營重複後轉降未進兵欲戰亮勇而能鬬三郡反而不速應此其疑徵也曰何以知其勇而能鬬也袁子曰亮之在街亭也前軍大破亮屯去數里不救官兵相接又徐行此其勇也亮之行軍安靜而堅重安靜則易動堅重則可以進退

亮法令明賞罰信士卒用命赴險而不顧此所以能鬭也曰亮帥數萬之衆其所興造若數十萬之功是其奇者也所至營壘井竈圊溷藩籬障塞皆應繩墨一月之行去之如始至勞費而徒爲飾好何也袁子曰蜀人輕脫亮故堅用之曰何以明其然也袁子曰亮治實而不治名志大而所欲遠非求近速者也曰亮好治官府次舍橋梁道路此非急務何也袁子曰小國賢才少故欲其尊嚴也亮之治蜀田疇辟倉廩實器械利蓄積饒朝會不譁路無醉人夫本立故末治有餘力而後及小事此所以勸其功也曰子之論諸葛亮則有證也以亮之才而少其功何也袁子曰亮持本者也其于應變則非所長也故不敢用其短曰然則吾子美之何也袁子曰此固賢者之遠矣安可以備體責也夫能知所短而不用此賢者之大也知所短則知所長矣夫前識與言而不中亮之所不用也此吾之所謂可也（三國志諸葛亮傳注）

袁子曰魏家置吏部尚書專選天下百官夫用人人君之所司不可㠯假人者也使治亂之柄制在一人之手權重而人才難得居此職稱此才者未有一也是㠯亂而一治者矣北堂書鈔六十藝文類聚四十八御覽二百十四

袁子曰命士已上皆有冠冕謂之冠族之家文選任昉宣德皇后令注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晉文卷五十五終